五服釋例

五服釋例卷十五

釋弔服例

天子諸侯以下弁經例
天子當事弁經例
諸侯不當事皮弁例
諸侯弔與國之臣皮弁例
大夫當事弁經例
士當事弁經例
諸侯大夫弔士皮弁弁經例
師及朋友弔服弁經例

天子諸侯弔服三衰例
大夫弔服錫衰例
士弔服疑衰例
諸侯弔大夫之妻例
大夫命婦相弔例
士與士妻相弔例
庶人弔服例
婦人弔服首服例
天子諸侯以下弁絰有等例
大夫以上三衰傪袂例
天子三公諸侯弔服例

大夫輕喪弔服例

小斂大斂弔服例

袒免服弔服例

天子哭諸侯不弔例

除弔服例

除喪而弔例

異國君弔例

主國君弔聘臣例

有君喪不敢受弔例

釋弔服例

天子諸侯以下弁經例

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　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經大如緦之經其服錫衰緦衰疑衰

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注云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而加環經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纓而不糾

喪服記朋友麻　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事則弁經服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

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緦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

按弔服之有弁如五服之有冠也弔服之有絰如五服之首絰也麻者據絰而言益五服之絰帶用麻故弔亦加麻也五服之絰以緦爲輕故弔服之絰其大如之唯

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今弔服之絰以一股麻橫纏之如環然故注云纏而不糾也加此環絰于素弁之上故云弁絰即襍記所云小斂環絰者公大夫士於初喪小斂亦用之而彼注則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士素委貌據此則士但絰而不弁今此注言朋友弔服謂士服疑衰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司服注亦言士當事弁絰又此注言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然則士之弔服其弁絰與大夫以上同或與小斂之節微有同異歟五服有絰有衰故弔亦有衰所謂錫衰以下是也但喪服以衰絰爲重絰則服于小斂之後所謂主人改服者是也小斂之後主人襲絰爲改服見檀弓冠衰則三

曰成服在既殯之後所謂主人喪服者是也見喪服小記及注檀弓言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是弔者之服當隨主人而變主人襲絰則當小斂而弔者亦絰以從之若夫弁而加絰身服三衰則宜在主人成服之後小記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不衰則亦不弁也然則主人改服後之絰宜何服曰襲裘而帶絰也檀弓言子游襲裘帶絰正當小斂之後將大斂之時又喪大記言弔者襲裘加武帶絰亦據小斂後來弔者故注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據此則不改冠者士用元冠大夫以上皮弁故士喪禮注言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然則既殯以前弔者服襲裘不服錫衰服皮

弁不服弁絰以主人未成服故也蓋弁絰者據如爵弁
之素弁而言當隨三衰而服之若主人未成服以前則
弔者加麻于常服冠弁之上但可謂之絰而不可謂之
弁絰服問言當事則弁絰者正主人成服後往弔之節
故服問言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
絰是言居與出不當事之時但身服錫衰而首不弁絰
必當事往弔乃弁絰也而疏家以當事爲據斂殯之節
然則主人未成服以前亦可服錫衰而弔乎鄭注喪服
引周禮凡弔事弁絰服而申成其義云凡弔當事則弁
絰服又司服注言士當事弁絰疑衰視衰絰相連其據
弔時所用可知而服問注言不當事則皮弁者正據其

若與出之不服弁絰而言乃疏家泥于喪服注諸侯皮弁榜天子之語遂謂天子弁絰終其三月雖不當事亦然此尤謬之甚者今據天子以下弁絰三衰逐條詮釋而別其例如左

天子當事弁絰例

周禮司服弁師注並見上

按司服言弔事弁師注言王弔所服是弁絰之據弔言也弁師言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是弁上加此環絰也言加則有不加之時今證之經注加絰當在弔時不弔則但服如爵弁之素弁而已若喪事以麻爲重故斬衰苴麻疏衰以下牡麻皆絰帶所用弔服雖輕而用麻無

與是凶服也凶則唯弔時服之以表其君臣朋友之哀戚檀弓絰也者實也注云所以表哀戚所謂當事則弁絰者止此見尸柩之時若不當弔時則諸侯爲卿大夫且不絰之以居以出曾謂天子而絰之于居出乎檀弓言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是絰而出者唯師耳故注云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天子無三月而不出者士于朋友且不絰之以出曾謂天子于其臣而絰之以出乎今謂天子身服三衰首著弁絰皆據當事之弔言若不弔則或居或出但服素弁斯亦可矣若爲卿大夫錫衰以居以出恐亦是諸侯不當事之服未可以此例天子也詳下

諸侯不當事皮弁例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

注云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

按諸侯當事弁絰之節與天子同此記專明諸侯之例而更著其不弁絰者卽上文之錫衰以居以出者是也何者此記以衰與絰對舉不爲錫衰起例而專爲弁絰起例言身服錫衰而首著弁絰者唯當事之弔而已若不當事則或居或出但服錫衰而不弁絰故居也出也卽當事之對文也不當事則不弁絰而身服錫衰不可以無弁故注又推其例云不當事則皮弁據此則皮弁錫衰者不當事之服也錫衰弁絰者當事之服也若不

明此經專爲弁絰見例則因上文言錫衰者不弁絰反疑下文言弁絰者不錫衰而不知錫衰弁絰固當事兼有之服經之起例在弁絰之有無不在錫衰之同異也以此推之天子不當事則服如爵弁之素弁而不絰諸侯不當事則服皮弁而不絰鄭君喪服注所謂諸侯之辟天子者不過如此而賈氏泥于此文遂謂天子常弁絰是天子之尊反不得比于諸侯之居與出又據此當事之弁絰者以爲斂殯之節而不知此弁絰錫衰皆在主人成服之後喪服小記旣有明文可證而鄭君之注士喪禮謂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小斂大斂之弔其非當事明矣

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例

喪服小記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注云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按此據諸侯弔異國之臣法殺于本國之卿大夫也鄭君司服注引此記謂變其冠耳言其變弁絰之例而服皮弁與本國之臣不當事之例同是殺其禮也正義云此章言諸侯之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也今證以周禮司服之注言國君于其臣

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正據此記之文但皮弁錫衰恰有此二等服法皆不弁經之例也

大夫當事弁經例

服問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

襍記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　注云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

按服問推大夫當事不當事之例皆與諸侯同故云亦然也又此注言不當事則皮弁是大夫之居與出其不弁經亦與諸侯同故喪服注言諸侯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大夫相爲卽大夫之弔大夫也但大夫之弔不當事錫衰當事弁經

皆据殯後之弔言即襍記大夫哭大夫之例也必知大夫之哭大夫非殯前者以其小斂之後大斂之前當用襲裘帶絰之例鄭注所謂不改冠亦不免者明不得錫衰而弁絰也故此注亦云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明主人如未成服則身不服錫衰者首亦不加弁絰是弁絰與錫衰皆弔者成服之服也疏中亦据成服後言之唯此經下云大夫與殯亦弁絰南北諸儒謂其文承大夫哭大夫之下似此兩云弁絰當在二斂之間疑鄭注錫衰之文與經義異今謂大夫之殯與成服同日則是此與殯之大夫即于殯後隨主人成服而服錫衰又何有在先在後之殊乎然則哭也與殯也正所謂當事

則弁絰者也

士當事弁絰例

周禮司服弁絰注云舊說以爲士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衰猶非也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

喪服記朋友麻注見上

按小斂之服弔服鄭于襍記注言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又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注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絰明士之子不得弁絰也又檀弓叔孫武叔投冠注以冠爲素委貌謂武叔爲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明素委貌爲士加絰之冠也若其注周禮儀禮則皆以素

委貌爲庶人之弔服不屬之士且謂士當事亦弁絰唯疑衰之裳與耳喪服記注亦謂士服疑衰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凡此皆士與大夫以上同服弁絰之證是則士之弔服與小斂之環絰同而不服素委貌則與庶人異鄭之解經必有所据而疏家泥于士素委貌之說以爲士不得服弁絰當如大夫不當事之例皮弁而加此絰然亦於經無證也且注言其弁絰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所謂時者卽据當事不當事而言明其當事則弁絰不當事則皮弁皆一一如卿大夫故其注司服亦云士當事弁絰則不當事之皮弁可知也今所詮釋仍依鄭義益皮弁加絰亦可謂之弁絰而鄭不

据者以經言弁經與皮弁異用服問言當事則弁經卽不當事皮弁之對文何者錫衰本當事不當事之所同言錫衰以居未有有衰而無冠者旣不得用弁經則皮弁而錫衰可知也小記又言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必皮弁錫衰是又弁經錫衰之對文故鄭以此推之知單言弁經者卽如爵弁之素弁而皮弁則必著其弁之名不得連經言也至爵弁乃士助祭于公之服不得用以自祭此言弁經不過素弁之色如爵然與吉服之爵弁不同故雖士亦得用之鄭義或當如此也

諸侯大夫弔士皮弁弁經例

喪服記錫衰注云諸侯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

衰而已

周禮司服弁絰注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

按服問唯見公弔卿大夫及大夫相弔當事弁絰之例鄭以經言爲卿大夫則不通于士又大夫相爲乃同等之弔服故于喪服記注推出諸侯大夫弔士之例當如諸侯弔異國之臣皮弁錫衰雖當事亦不弁絰也然諸侯弔士證以文王世子之注當同姓緦衰異姓疑衰而此注据錫衰言者以此君與士有朋友之恩加隆而服之故得用錫衰也以此推之大夫弔士如其有朋友之恩者亦應鞁皮弁加隆故司服注言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据此二注則君弔士之常法不過緦衰疑衰

而加皮弁大夫弔士之常法不過皮弁錫衰不用弁絰

唯此君與士有朋友之恩乃加服錫衰而弔亦唯此大

夫與士有朋友之恩乃加服弁絰而弔明乎諸侯大夫

之于士有此兩等弔法則二注可無矛盾之疑矣

師及朋友弔服弁絰例

喪服記朋友麻注見上

檀弓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

注云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

變服

按記言朋友麻者通大夫士之弔例言之故注中廣陳

天子諸侯大夫士相弔之法蓋朋友有同道之恩不可

以尊卑之等論故君大夫于士有朋友之恩者皆不得以常法相況如此朋友加麻是與弁經同例司服注言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卽此朋友麻之例也士當事弁經卽檀弓所謂羣居則經者正朋友相爲之弔服而其出則不經是亦不當事之例也至于爲師之經居與出皆服之則無論士之相爲卽大夫爲其師之爲士者亦然故此記渾其大夫士之名而通之以朋友也

天子諸侯弔服三衰例

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注云君爲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

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元謂無事其縷衰在内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于吉

文王世子公族注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

按天子諸侯三衰之用皆見上文而首服弁弁經衰經相連正往弔當事之服也諸侯之居與出但服錫衰而不弁經則天子之尊可知但諸侯既以皮弁辟天子皮弁本無加經之例是諸侯不往弔（不往弔卽居與出時也）則皮弁而不經天子不往弔應仍服其如爵弁之素弁而不經至

于錫衰以居以出諸侯不當事之例亦未可以是概之
天子也何者諸侯之孤卿大夫屈指可數而天子畿
外之諸侯及內之百官至士而止若皆如其三衰之服
無論日不暇給而朝祭之事吉凶不可並行故天子諸
侯絕旁期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所以定名分別嫌疑
也若謂天子常服弁絰又兼三衰則將使在朝之臣從
服乎抑擬朝而廢事乎況準以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
舉樂之例則素冠三月抑亦恩義兼盡必無衰絰以終
其喪之理何況諸侯之居與出且有限制曾謂天子至
尊而使其絰帶不說于公庭服麻當終其月算必不然
矣疏家不能將弁絰二字合看分看又泥于注中皮弁

辟天子之語遂謂天子弁絰三衰皆三月而除不但非經義亦非注義矣至文王世子注援服問當事則弁絰之文又增往弔二字則當事之卽往弔疏家未能合前後經注參看乃據小斂大斂及啟殯爲言尤臆說也

大夫弔服錫衰例

服問大夫相爲見上

周禮司服注云諸侯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

按大夫弔服錫衰則大夫弔於大夫及大夫弔於士同用錫衰也知者諸侯弔士有緦衰疑衰之別不服錫衰以諸侯得備三衰與天子同故有弔大夫及弔士之異若大夫則但有錫衰一等若弔士用疑衰則嫌與士之

相弔同服故與諸侯之弔士異也弁絰爲當事往弔之服則其始與出之時亦當以皮弁辟天子與諸侯同又參之喪服注言大夫弔士雖當事亦皮弁錫衰然則大夫之弔士唯不弁絰而已其有朋友之恩者則異詳上

士弔服疑衰例

周禮司服注云士當事弁絰疑衰變其裳以素耳

喪服朋友麻注見上

按士之弔服疑衰素裳所以不用疑裳者嫌與諸侯之弔士同服故注言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其當事亦弁絰故喪服注又云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素裳蓋士與士尊卑相等皆朋友之列故弁絰疑衰別無同

異唯不當事則皮弁參之喪服注言其亦如卿大夫又檀弓羣居則絰出則否是所謂出者亦即不當事之例矣至于爲師之服出亦絰之則非但士爲其師即大夫之爲其師亦同也見上

諸侯弔大夫之喪例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按此據諸侯弔卿大夫妻之例文承錫衰弁絰下則似當事之弔亦應與大夫同服弁絰其異焉者唯不當事則竝錫衰亦不服殺于大夫之錫衰以居以出也然喪服記言大夫與命婦相弔之法注引小記諸侯弔皮弁

錫衰之文以證之似大夫之弔命婦不得同于大夫其當事之例應與大夫之不當事服皮弁者同詳經彼注大夫命婦之相弔不服弁經者一以殺于大夫一以別嫌表異故引諸侯弔異國之臣以釋之是也雖其下文所引服問往則服之之文又似錫衰弁經兼而服之今按服問自爲其妻以下專對上文之錫衰見義不關弁經故其言往則服者明其居之不服錫衰也言出則否者明其不錫衰以居更不錫衰以出也如此則諸侯之弔大夫妻及大夫與命婦相弔皆無服弁經之法亦其差次之宜也互見下文

大夫命婦相弔例

喪服記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于大夫亦錫衰

注云弔于命婦命婦死也弔于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見上

按此據大夫與命婦相弔之服注引小記者明此錫衰之弔其首服當用皮弁也又引服問者明其服與不服之例與諸侯弔大夫之妻同也蓋諸侯大夫之弔服有當事不當事之例不當事則皮弁而錫衰也又有當事亦皮弁而錫衰者諸侯之弔士及弔異國之臣不服弁經殺其禮也此大夫與命婦相弔係男子婦人相爲之服應殺于諸侯爲大夫及大夫之自相爲者故注引小記皮弁錫衰之文以釋之明其不弁經也賈疏謂此引

小記者以記人直言錫衰不言首服故引之若然則鄭第引服問諸侯爲大夫妻之文且有大夫之相爲者在內足以明之矣何以反先引小記取其弔異國之臣之不相類者以釋大夫命婦乎明是據此等弔法當用皮弁以配錫衰不得以弁經配錫衰而皮弁錫衰唯諸侯弔異國之臣有此法而其例並通于弔士故取以相況也至于服問言諸侯弔大夫之妻正與此大夫之弔命婦同例而其徃弔則服錫衰與夫出則不服亦與此大夫之弔命婦同例蓋男子婦人之相爲不過視其尊卑之等以爲隆殺之差非如君臣朋友之以恩義相接者檀弓言絰也者實也注以表其哀戚釋之則此大夫命

婦之相弔不服弁絰非但殺等亦以別嫌疏家拘牽服問之文以爲諸侯之弔大夫妻悉從當事錫衰弁絰之例此所謂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者亦不善于解經矣餘詳上

士與士妻相弔例

喪服記注士之弔服疑衰裳見上

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注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

按士之弔服唯疑衰一等故其弔士之妻以大夫之弔命婦錫衰例之則士弔士之妻亦當用疑衰而首服皮弁矣又以大夫之命婦其弔大夫亦用錫衰則此三衰

男女同服故鄭以大夫之妻錫衰況之知士之妻亦用疑衰以命婦錫衰經有明文而士妻之疑衰不見故云與以疑之也此又士與士妻男女相弔之例而其首服則大夫之命婦及士之妻皆見經注中詳下

庶人弔服例

喪服注庶人弔服素冠委皃見上

按此注以士得服弁絰與大夫以上同故以素委貌爲庶人之弔服尊卑之差也蓋素冠委皃本士小斂環絰之與于大夫以上者其弔服則仰之言庶人不爵弁者明其不得用如爵弁之素弁非据吉服之爵弁也疏家泥于士素委貌之文以爲士之弁絰乃皮弁之加絰者

核鄭君前後之注凡經見弁絰之文者皆據素爵弁言之若皮弁則不得言弁絰至于弁絰之絰乃一般之横纒者其環絰之名亦非凡有絰者所可通也今悉依鄭義釋之

婦人弔服首服例

喪服記命婦弔于大夫注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

檀弓髽而弔注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

按經言諸侯大夫士之弔服其首服有弁絰皮弁之異而大夫之妻但見錫衰之文不言首服故鄭推之知婦

人之首服尊卑同等也疏云必知用吉笄無首素總者下文女子子爲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布總此弔服用吉笄無首素總又男子冠婦人笄相對婦人喪服又笄總相對上注男子弔用素冠故知婦人弔亦吉笄無首素總也今按奔喪禮言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是婦人弔服亦有加麻之例鄭不據者此弔服皆五屬之外而男子所用之環絰亦與五服之絞絰異故知婦人之弔服無絰唯吉笄無首素總與女子子卒哭之例同也云凡云皆者通后夫人以下言之服問言諸侯弔卿大夫之妻則諸侯之夫人亦有弔者喪大記夫人弔于大夫士是也周禮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女御從世婦而

弔于卿大夫之喪注云王后唯弔臨諸侯卿大夫之喪使世婦往弔據此則天子諸侯后夫人亦有弔服之三衰而吉笄無首素總之制通乎上下凡此皆以命婦弔于大夫之例差之也

天子諸侯以下弁經有等例

周禮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注云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弁經之弁不辟積

按此明弔服之弁經有等有飾皆與服弁之無飾無等者異也辟積如冕繅之就則當依其命數諸侯七子男五孤四三命之大夫三再命之大夫二一命之大夫不

辟積則士之弁絰亦不辟積也注又云庶人弔者素委貌則弁絰之等自天子達于士可知已

大夫以上三衰侈袂例

襍記凡弁絰其衰侈袂　注云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按五服之衰皆正幅不侈袂自天子以下同襍記所謂端衰無等者是也周禮司服元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又引鄭司農說與此注畧同據此則大夫以上弔服侈袂士不侈故得端之名以此推之士弁絰之疑衰其不侈袂亦當與素端同矣

天子三公諸侯弔服例

司服王三衰見上

按三公與諸侯異衰此據在朝之三公言也三公有出封者故疏謂其與諸侯同服在朝者與公士大夫同服又賈釋朋友麻云天子卿大夫士執摯與諸侯之臣同則弔服亦同也天子孤卿同六命又亦名爲卿諸侯孤卿四命與卿異其聘之介數與卿降君二等等同則孤弔服皆與卿同也天子三公及王子母弟得稱諸侯此據出封者其弔服亦與畿外諸侯三衰同也今按三衰之用唯緦衰與五屬內之緦服同天子服諸侯之同姓者必不可易若異姓則在朝在外錫衰其通例也且三衰以

錫爲首則三公之出封者亦當視其同姓異姓爲緦錫之宜未可以禮文泥也

大夫輕喪弔服例

雜記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注云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按此據大夫緦服之降者兄弟爲小功以下之稱兼緦麻言之大夫以尊降一等則無服故云輕喪也凡天子諸侯于其旁親及諸臣之無服者皆服弔服大夫亦然此云弁絰則身服錫衰皆在成服之後正義謂未成服則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似不然也未成服則大斂之

前自有皮弁襲裘之例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云不改冠亦不免則不弁絰可知凡冠之加絰者不可通以弁絰之稱故鄭氏分皮弁弁絰爲兩等之服參以士喪禮君視大斂皮弁襲裘之注彼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則弁絰之施于殯後與錫衰相配明矣

小斂大斂弔服例

檀弓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　注云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

按主人未改服據小斂之前言故子游裼裘而入若改服則主人袒括髮拜賓竟卽位踊襲絰于東序是主人

小斂後始改服絰故注言於主人變乃變也正義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今按既殯之後主人成服于是弔者身服錫衰首著弁絰以爲弔服若小斂之後大斂之前所謂襲裘帶絰者與弔服之弁絰異若身服朝服而掩其上衣者謂之襲裘不改冠而但加武與帶絰者謂之襲裘帶絰此絰而不弁者也至于有絰則必有帶見于喪服朋友麻之注若無絰則無帶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襲裘是無絰無帶也

所以然者朋友之恩兼帶絰言之明無朋友之恩者則但襲裘而不帶絰有朋友之恩者則襲裘而加帶絰知者司服注言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絰彼注雖据成服後而言然不弁絰者皮弁錫衰是成服之後無朋友之恩者不絰則成服之前亦不絰可知也若然士喪禮注君視大斂待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据君之弔士當服疑衰此亦以有朋友之恩加服錫衰而無絰帶者諸侯尊于大夫既已加服錫衰足以伸其朋友之恩詎矣唯大夫之于士有朋友之恩者未成服則襲裘而帶絰已成服則錫衰而加弁絰此亦尊卑差次之宜也此檀弓兩章之絰注皆据朋友言之明無朋友之恩者無

絰無絰則亦無帶也孔氏朋友加帶之說不免誤會注之義矣

袒免服弔服例

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　注云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

按袒免爲五世以外親盡之服免則必麻又去其冠是其服之重于弁絰也故喪服記列于朋友麻之前明朋友之麻不過當事弁絰而已不袒免也若在他邦而死者哀其無主加服袒免而袒必有時故注云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而免蓋據大斂小斂之節也至袒免之服據雜喪禮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則袒免之服弁絰可

知襍記言大夫于其兄弟之輕喪弁經据大夫以尊降

一等則緦之降不容但有弁經而無袒免以此推之凡

無服而袒免者則大夫錫衰士疑衰首服弁經又于當

袒之時去冠而以免代之此爲朋友無主之加服者若

其他有主之朋友則無袒免而但有弁經矣

天子哭諸侯不弔例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 据注經字衍 注云服士

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

麻不加于采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也

按此据畿外之諸侯薨于其國天子不往弔不見尸柩

故不弁經亦不緦衰但服士之祭服而遥哭之正義謂

諸侯臣少而已卑不得同于天子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今按弁絰專爲弔服之用諸侯之爲大夫居則錫衰首著皮弁此不當事之服是諸侯之哭大夫而不弔者但服錫衰抑亦可矣哭諸侯者不服緦衰則大夫之在外而卒者皮弁錫衰以哭之總之弁絰不弔則不服此禮之通例也

除弔服例

雜記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按經無弔服除服之文而服問言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據此則唯弁絰爲當事之服而其居與出

之服錫衰當依大夫三月而葬之例既葬除之賈氏謂與緦麻同三月者是也唯諸侯五月而葬天子之服素弁亦當以三月爲差蓋三月爲氣飾之一變弔服之輕不得過于緦服也至于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亦餘哀之未忘耳不可以此爲除服之限也

除喪而弔例

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

按此與襍記既祥縞服受弔之義同故鄭彼注引此記

以釋之（詳變除例）唯彼縞此練其冠稍異孔氏以爲縞冠受弔據前已弔者再至而言今按彼注言以喪事贈賵來者若是再弔之賓不應復見初喪之賜蓋練後祥前皆可以除喪例之況練冠而受子游以爲亾于禮者之禮則似不必膠柱而求也餘見五服變除例

又按弔者之服經無明文今以諸侯弔異國之臣及大夫之弔士約之纏皮弁不弁絰唯此是除喪之後主人服深衰則弔者亦必無錫衰疑衰以當事之理大氐皮弁襲裘如未成服之弔服而去其帶絰似爲得之

鄰國君弔例

喪服小記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注云君

爲之主弔臣恩爲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

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按此皆據異國君來弔之例其弔服則下文所謂必皮弁錫衰者是也君爲之主則子不敢當主知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正義云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則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爲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康子立于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今按弔異國之臣有及殯而至者有葬後啟後而至者此異國之君據上文

不當免時則啟後可知亦包葬後也見變除例不當免而免者徹異國之君與已君同此二者之弔皆當皮弁錫衰矣

主國君弔聘臣例

聘禮賓入竟而死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　注云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

按此據異國之臣因聘至主國之竟而死則主人爲之具殯而弔于館于時則介爲主人尊其同受命也此君弔亦當皮弁錫衰如弔異國之臣之例其介爲主人則當袒免如朋友皆在他邦之例也

有君喪不敢受弔例

雜記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注云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

按此據有君喪而遭親喪者則不敢受他國之賓來弔也正義謂痛主于君不私于親蓋亦與有君喪不敢私服之義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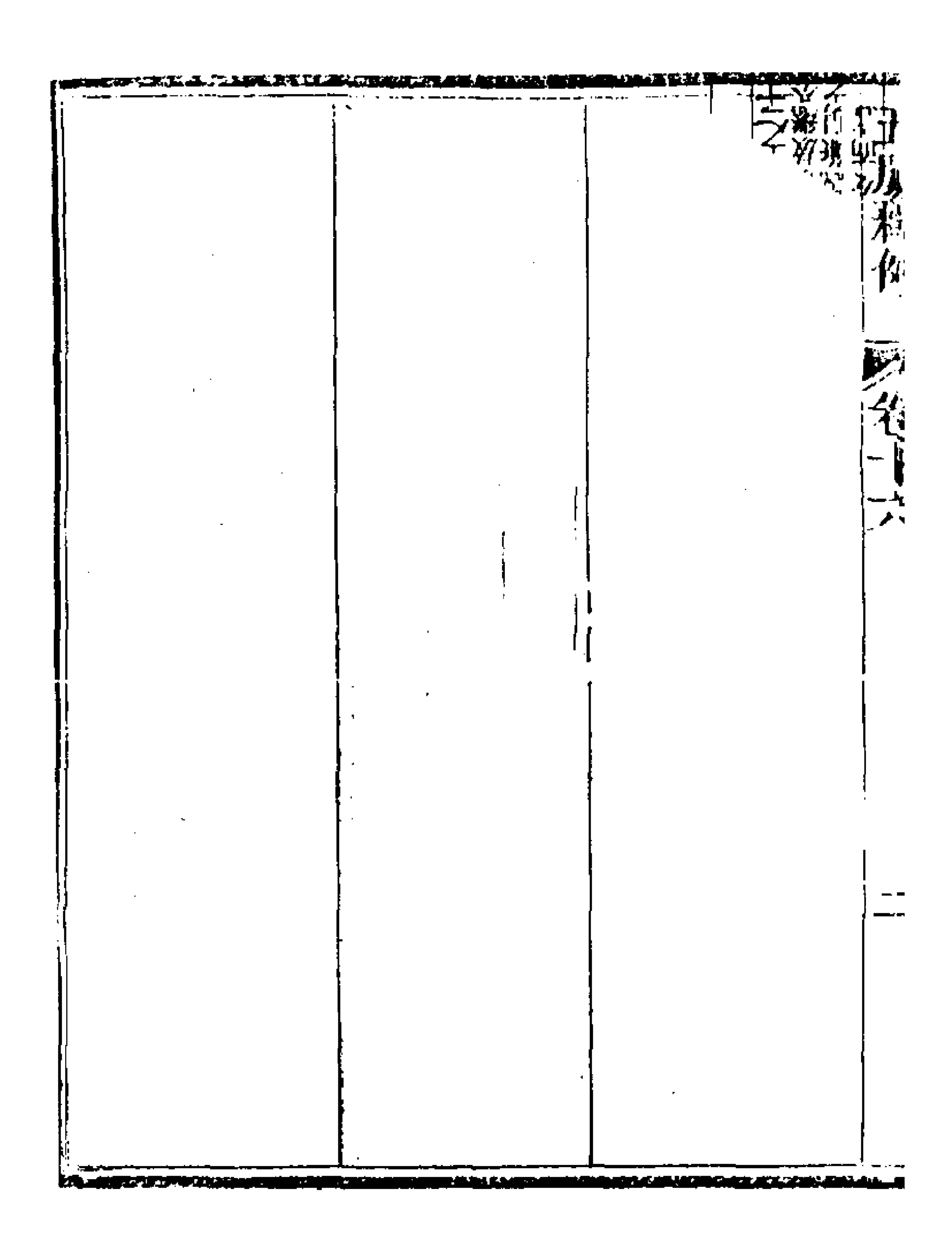
五服釋例卷十六

當塗夏燮嗛父

釋五服精麤等殺例
斬齊命名例
功緦命名例
五服男子婦人衰例
五服之衰通用例
負衰辟領之異例
五服冠笄例
五服衰冠升數例
喪冠纓纓布纓例

衰裳絰帶用麻例
五服治麻治布例
小功以下澡麻澡纓例
絞帶布帶例
絰左本右本例
絰有本無本例
五服之絰有纓無纓例
五服之帶散絞例
斬齊括髮及五服用免例
婦人之髽凡三等例
婦人重帶例

婦人布緫升數例
男子婦人杖例
五服喪屨例
小祥練服例
大祥服縞例



釋五服精麤等殺例一

斬齊命名例

斬章斬衰裳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

三年章疏衰裳齊　傳曰齊者何緝也

按正義謂斬衰先言斬者一則見先斬其布乃作衣裳二則見爲父極哀先表斬之深重此齊衰稍輕直見造衣之法衰裳旣就乃始緝之是以斬衰斬在上齊衰齊在下也今按記若齊裳內衰外注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則齊者斬之對文今退在衰裳下者明自此以下之四衰皆緝也齊始見緝則功緦之皆緝可知猶之齊衰言疏則斬衰之尤疏可知然則其必變文而言疏衰

者何也曰不言疏則布之升數不顯也鄭君雜記注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此疏衰命名之義也蓋斬衰先斬後作不見鍼功故麤之名不立疏衰既緝始見鍼功然其所謂疏者亦但據其衰裳之本體言之未及其布也大功小功則治其布矣至于緦麻則治其縷矣故緦不言衰非無衰也彼注云不言衰經者略輕服省文大功之布不言疏非不疏也齊衰杖章傳曰冠者沽功也注云沽猶麤也冠尊加其麤麤功大功也據此則爲母之冠七升始入大功之境七升者殤降之服大功之上也雖大功之沽據治布言之而疏衰則未成之布間傳言斬衰齊衰受以成布故大功始見布文而父之既練

母之既葬始服功衰其差次如此至于麤之稱通乎大功已上則斬衰亦麤衰也左傳言晏嬰麤衰斬斬之言麤猶之功之言沽此散文之例故輕重兼包而賈疏儀禮墨守鄭義以三升半之義服始有麤稱證之于經亦未見其然也

功緦命名例

大功章布衰裳　小功章同

緦章緦麻　注云緦麻布衰裳

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注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

按大功小功始見布文而大之云者即沽麤之義也斬

衰之冠六升不入大功之境故傳言鍛而勿灰然則七升以上始灰也七升始灰則已有事其布而入功之用猶麤故大功章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据此則小功者又大功之對文言其功之漸卽于細小也至于緦麻則專治其縷而其細如絲然十五升抽其半不治其布者嫌其同于吉時之朝服也大氐制服之始先定升數升數既定則名以命之七升者大功之定名故冠曰沽功衰曰功衰上取下就其義如此

五服男子婦人衰例

斬章斬衰裳注云凡服在上曰衰在下曰裳

女子子在室爲父衰三年　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

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

則衰無帶下又無衽

按斬章衰裳主于男子故下文又著其婦人喪服之異于男子者男子衰裳之制具詳記中鄭以此推婦人不殊裳則記言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皆據掩裳上際言之婦人裳屬于衣不須掩也白布深衣古人以爲始喪未成服之服見大戴變降篇及曾子問注故婦人之衰制如之疑斬齊之婦人亦當加衰負辟領也

五服之衰通用例

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　注云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

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袧者

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

後四幅也

若齊裳內衰外　注云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

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按記言凡衰者五服之通例而上一節著其吉凶之異

下一節著其齊斬之異也齊斬之異惟緝與不緝之分

故正義云上言衰外削幅此齊還向外展之裳內削幅

此齊還向內展之並順上外內而緝之也然則言齊則

斬自見矣自此以下解者皆以爲記齊衰以下之制今

按此記于凡衰節下別起若齊之文似專爲重服起例

自負麻以下三節記其異者蓋至親以期斷言齊則可以包斬而況斬之不緝已於若齊二字見義證以下文之注蓋爲父爲母之專服也

衣帶下尺　注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

衽二尺有五寸　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袂屬幅　注云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

衣二尺有二寸　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

袪尺二寸　注云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

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

按自衣帶下以下五節皆五服通用之例而文承負適衰三節之下蓋前則著其同中之異後又釋其異中之同說經之例大都似此此以下不言衰者衣即衰也衣之長自領至要而止帶下尺者要以下也袂中二尺二寸者要以上也衽掩其裳袂連于幅蓋大功已下之即衣即衰者不過如此若夫長六寸博四寸當心之制則外加之衰孝子以表其哀摧之痛而散文則與衣通對文則與衣異者也

負衰辟領之異例

記負廣出于適寸　注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

出于辟領外旁一寸

適博四寸出于衰　注云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據賈疏下文闊當作闕兩之爲尺六寸也出于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　注云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按負也適也衰也三者皆斬齊之重服也記文在若齊之下明是舉齊以包斬而細繹鄭君衰下之注則不但負版辟領專爲父母之喪而制即五服通以衰名而此所云衰長六寸博四寸者亦非大功以下之所有何者衣取正方之四幅左右各二尺二寸前後各四尺四寸

通其八尺八寸此正身所用之布而負衰辟領則外加之布也唯辟領係項下之所加以塞其闕中之處則不得不就身取裁故鄭君于衣二尺二寸之外併計其所用之布詳下而負與衰皆不預焉蓋辟者開也裁衣之始先開其正身項下之領取正方裁入四寸使其反摺向外以爲左右適則左闕其中者四寸右闕其中者四寸乃別用一幅布之縱八寸横長一尺六寸者因以塞其前後左右兩相之闕此裁辟領之法也至于衰之與負一綴于胷一垂于背則各自爲布加于衣之上既與正身無涉亦與辟領之就身取裁者不同故但記其所出之寸數而已負用其一方之布旁出左右適各一寸則

一尺八寸也衰長六寸博四寸是負大而衰小所以然

者欲其廣袤當心而已取博四寸之布以爲衰與辟領

闕中之橫長一尺六寸者相較則左右適各出衰六寸

故注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然使衰身之長亦與博等

則又不足以當心何者衰長六寸去適四寸共長一尺

正得衣身之半衣身正幅二尺二寸去其邊幅上下各一寸以爲縫殺則正長二尺也恰

當心胷之前今試以身度之乃知其長博不等與于負

版之正方者正以此耳若夫負衰辟領之等注中總釋

于衰下以爲孝子哀戚無所不在明此三者之專爲齊

斬兩等人制此服也故正義申之云衰之言摧孝子有

哀摧之志負在背上者荷負其悲哀在背也云適者以

衰戚之情指適緣于父母不兼念餘事是其四處皆有悲痛無所不在也然則此三者之專爲父母而設注疏之說皆同蓋衰即衣也据其凶服言之故謂之衰而衰之命名取義實始于齊斬之爲父母後遂以爲凶服之通稱故大功以下之衰即衣以爲衰者也疏衰以上之衰別衣以爲衰者也何者衰之與負皆加于衣之前後若使衰不別衣則廣袤當心之處且虛懸而無薄矣必另用一長方之布加于前適四寸之下使其適之左右各出衰六寸則正恰恰當心衰戚之專尤在于此此記所以于衣二尺二寸之外別著之也若夫大功以下之即衣即衰者不但負版辟領名實不副而至痛不在于

心卽有衰不當其物君子奚取焉

又按負言廣適言博注云博廣也是博與廣特記人之異文皆据横濶之數計之唯衰長六寸博四寸而負與適之長不及焉蓋正方之數長與博等也衰之長博不同故兩著之若負與辟領則博之度卽長之度與衣之二尺二寸同例也衣二尺二寸注言倍之四尺四寸此据其一相之前後言又一相倍之則八尺八寸縱横皆方其負與辟領所用之布雖不及一幅而取方則同如辟領廣四寸闕中四寸此据一相而言故注云兩之爲尺六寸今負之廣又出適兩旁各一寸是廣一尺八寸也而其長亦如之何者取一幅二尺二寸正方之布從

橫各去四寸則爲一尺八寸之方垂于適長四寸之下則與衣身參齊是負之長與廣同可知也又以辟領計之前身左適四寸闕中四寸右亦如之則爲四寸之方者四又加以後身四個四寸之方則爲八寸之方者二乃取寬八寸即從之長橫長一尺六寸之布橫長即博之度疏以爲橫濶者是也而中分之以一個八寸之方加于左相之前後又以一個八寸之方加于右相之前後豈非倍之爲一尺六寸乎然則適長四寸明矣唯加辟領之布者爲闕中之處而設今計前後身之左右若但塞其項下之闕則前後用布計一個八寸之方而已足前闕中從四寸橫八寸加以後身僅得一個八寸之方不須用布一尺六寸也證以注中加辟領八寸倍之之語則

橫長一尺六寸出于闕中之左右各四寸故楊信齋續通解圖說有後身兩旁各去四寸不用之說然與下文注中用布一丈四寸之數終不符也一丈四寸之布除去衣身八尺八寸則左右各用布八寸是為一尺六寸今按適博四寸與闕中共八寸兩之為一尺六寸此鄭君適下之注據其橫長者言之實則從八寸之半幅也不明半幅之裁法則一身兩相共一尺六寸再加一身豈非三尺二寸乎至其衣下之注謂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據其前後之長言乃從八寸之整幅也取從八寸之整幅以為前後之長而橫裁一尺六寸以為左右相則前後身之左相恰用正方布八寸右亦如之此辟領用布一尺六寸之實數也然則此辟領之布均係外加不得牽原裁之辟

領布算在內明矣

衣二尺有二寸注云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

按鄭此注計衣身及辟領用布之實數故與上文適博四寸之注布算不同也蓋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此據其前後身之一相計之又加以一相之前後則用布八尺八寸也此辟領之八寸亦據一相之前後言故云而又倍之則用布一尺六寸然與適下之注不同者彼云兩之一尺六寸但據一身之左右相而言則半幅也此云八寸倍之則統前後之兩相言乃得有從八寸橫一尺六寸之整幅故注又并衣計之云凡

用布一丈四寸則此二者用布之全數可推而知也

五服冠笄例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

斬衰冠繩纓纓制別詳下例

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　傳曰箭笄長尺

記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者也惡笄者櫛笄也　注

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

按小記言男子婦人之冠笄以對下文之免髽然亦通

吉凶言之蓋三日成服男子有喪冠婦人有喪笄男子

之冠以為衰之升數之受服婦人之笄則成服之髽著

之齊衰以上終喪而除並詳後例

五服衰冠升數例

斬衰傳曰冠六升衰三升

三年章傳曰冠者沽功也

閒傳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注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于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凡据受服言者別詳後變除例

按喪服記言衰冠升數主受服之上下欲其文之相值故等數畧也鄭言服主于受者据記文而言此閒傳欲明降正義三等分配之宜是極列衣服之差也唯記于

斬衰增三升半之義服問傳不據蓋後世之法耳齊衰四升主于爲母之降服卽喪服父在爲母之杖章是也下文又云爲母疏衰四升統疏衰之三年杖期言之故鄭据以釋喪服記齊衰四升之文云此謂爲母服也蓋三升之下雖有四升而四升之降服非爲母不足以當之賈氏釋經傳以四升屬之三年而以杖期爲母當正服之五升[illegible]與閒傳分配之等數不合而鄭君爲母之注亦覺畫蛇添足矣詳前父母例雖其釋杖章冠其受也之傳則云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此据閒傳配之然旣知四升之爲降服則自父在爲母外又當屬之何等若据疏衰三年則又正服而非降服矣孔氏之疏禮記誤亦

同也冠之升數校衰三等遞以此爲衰之升數之殺至于大功正服以下則校二等正服者大功之八升小功以下則冠與衰升數同並詳後卷變除例

喪冠繩纓布纓例

斬章冠繩纓傳曰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　注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雜記曰下見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于武也

三年齊冠布纓傳見上

雜記喪冠條屬以辨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　注云以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左辟象吉輕也

按之吉冠纓用緇齊衰冠纓用布此其異者而條屬右縫[illegible]而大功以上之所同條屬則纓武同材故鄭云吉冠[illegible]武異材又云吉冠不條屬是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而著之冠者既夕記正義云武謂冠卷以冠前後皆縫著于武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厭伏者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冠在武下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据此則吉冠冠在武上喪冠冠在武下以其由武下反屈向外故得厭伏之名是厭者因條屬外畢而得名五服之所同也蓋吉凶之冠其異者吉冠纓與武異材喪冠則通武與纓爲一條而屬之冠其

異一也吉冠從武上向內縫之喪冠從武下向外縫之其異二也吉冠之辟縫向左喪冠之辟縫向右其異三也若夫五服之同條屬一也外畢二也冠皆三辟積三也其異焉者斬衰繩纓疏衰布纓大功小功不言纓亦同用布而小功加之以澡至于緦麻澡纓則纓布俱治一也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下左縫二也六升之冠不灰七升以上灰之至于緦麻以不治其布則亦不灰三也纓不灰見襍記注合之升數之不同凡四焉此五服冠制之異同也至于纓之用繩用布其升數亦當與冠同故疏以爲冠之繩纓用枲不用苴今按疏衰之冠七升以治功稱而其纓亦自此始見布文其爲大功七升之布可

知並詳下治布例

衰裳經帶用麻例

斬章斬衰裳苴經杖　注云在首在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

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

三年章疏衰裳齊牡麻經　傳曰牡麻者枲麻也

按斬章經文賈氏誤分句讀遂于苴字之上下文界限不清由其不明經傳之例也今按經曰斬衰裳苴經杖此以一苴字上承衰裳下蒙經杖當合爲一句其下文曰絞帶冠繩纓二者同例又當爲一句而以菅屨終之

知者傳言衰三升不見麻澁明此三升之麻卽苴麻也苴絰苴杖傳有明文無可疑矣唯絞帶及冠繩纓傳以繩釋絞絞之云者糾其繩也繩之用麻二者旣同則其升數亦同斬之繩纓從冠六升之例則繩帶亦六升也不但此也三年章曰冠布纓布帶布者大功七升之定名故大功章曰布衰裳明七升而後可以言布也疏衰三年章傳曰冠者沽功也明齊衰之冠七升始以功稱故其纓得用布也以此推之則帶之七升可知矣又杖章傳曰帶緣各視其冠此所謂帶卽據布帶之象革帶者言帶與中衣之緣二者之布升數多少皆視其冠賈氏之疏意亦如此然則帶之視冠傳有明文又何疑于斬之絰帶

不嘗視其冠之六升耶賈氏之釋此經以絞帶上連經
杖蒙苴之文因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絰要絰
又以苴竹爲杖又以苴麻爲絞帶此三物皆用苴者以
其冠繩纓不得用苴明此三者皆用苴也不知冠爲繩
纓帶爲繩帶二者之用麻同則其升數亦同且絞帶象
革帶繫于要絰之內絰既用苴則在內之絞帶殺而用
枲未爲不可何況繩纓以對齊衰之布纓絞帶以對齊
衰之布帶齊衰之七升始見布文則斬之冠六升所謂
鍛而勿灰者纓之升數可知即帶之升數可知也至于
絰之苴文上承衰裳下蒙絰杖麻之用苴雖此四事而
冠纓及帶皆不預焉且麻之麄惡至三升而止衰言三

升必無更麤貶惡之麻以爲首絰要絰之甚者證以閒傳斬衰皃若苴齊衰皃若枲之文是貌稱其衰衰如其絰凡絰傳之言麻者或以表衰或以表絰吾是以知其升數之同也問者曰苴枲之用衰絰皆同何以麻之獨繫于絰也曰絰所以表衰也絰之在首與冠同而冠以尊加之其升數獨多故退文在下則致其哀者宜莫如絰且衰也冠也皆三日成服之所服而絰以先之士喪禮始死二日小斂主人襲絰之節五服之男子婦人皆隨之而變大功以上又散其帶之垂者故當小斂之先即附苴絰牡麻絰以下竝婦人之帶結本者爲小斂後改服之用所謂小斂始服麻者此也麻布通稱此散文

之句若對文則布輕而麻重故大功之七升始言布若其用之于經則雖婦人降而無服者及朋友相爲之弔服皆以麻表其變然則麻之通于五服明矣

五服治麻治布例

斬章傳曰冠六升鍛而勿灰

三年章沽功之冠見上

大功章注云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麤沽之

按五服皆麻也而經之文不變舉其重者以包輕也若衰裳則非對麻言布而升數不顯斬一章齊四章其衰與裳皆不及布唯大功小功始見布文是治布之始于大功可知也斬章傳言冠六升鍛而勿灰明七升以上

始灰之故疏衰冠七升爲大功之衰之降服始有沽功之稱是治布之始于大功而大功之始于七升可知也然則治麻亦有法乎曰鍛即治麻之法也注于大功章見鍛治之文而冠六升勿灰之疏則云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是水濯者即治麻之法而其以鍛爲濯本于士喪禮之注今攷士喪禮功布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功布即七升之布注意蓋謂此七升之功布既鍛濯之而又灰治之故既夕功布注但云灰治之布也則鍛濯据灰治之始功言之而其所以鍛所以灰之法則疏家亦未詳也攷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云漚柔也箋云于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孔疏引冬官㡛

人漚絲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湅漚是漸漬之名此云漚𣀡者謂漸漬使之𣀡韌也今按此卽灰治之法故㡛人言湅絲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涚水以灰所泲水也下文言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注讀渥如鄣人渥菅之渥是渥卽漚也又謂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漸釋亦訓漚也然則以灰漸水湅絲湅帛同一治法意者麻之漚法亦不外此準此以推之六升以下之布不加灰治則似無待于漚但以水濯而鍛治之鍛之本字爲段說文以爲椎物之名金部鍛字云小冶也葢謂鑄金則鎔之以大冶今但以金入火燒之椎而不鎔則冶之小者宜之故徐鍇通釋謂椎之而已不消是也据此則

段本椎物之名假借以爲鍛則用之于金又假借以爲碫則用之于石皆取椎義然則冠六升之言鍛者謂以水濯而椎之使其柔韌可作衰裳而已大氐五服之布皆以鍛濯爲始功至于布有精麤則功有詳畧故灰治之法始于大功所謂有事其布者也

小功以下澡麻澡纓例

殤小功章澡麻帶絰　注云澡者治去莩垢

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

按正小功章曰牡麻絰與齊衰大功同例而殤小功獨見澡文下殤小功齊衰之殤也帶絰之澡不應反輕于正服之小功葢一言澡麻一言牡麻當以互文之例求

之何者五服自疏衰以下皆用牡麻即緦麻亦牡麻也推之吉服所用之麻亦然傳言牡麻者枲麻也枲者苴之對文麻之有蕡者爲苴故詩傳云苴麻子也與傳有蕡同義枲麻則無子故斬章正義云枲是雄麻言牡者對蕡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今按苴言其色故以爲斬衰而色深黑之象枲則麻色稍白加以灰湅之功緦布俱治雖三十升之布亦不外此故禹貢周官皆以絺枲並舉而內則言女子執麻枲皆以供吉凶之用惟苴麻不可用故但以爲斬衰至痛之飾耳然則苴麻專以供斬服之用乎曰詩豳風九月叔苴箋云麻實之糝是苴可爲藥菜以供農夫之食而月令孟秋食麻與犬注

言麻質有文理屬金亦据苴麻而言至于祭祀則以爲豆籩之實所謂麷蕡者是也凡此皆苴麻可以供食之證若用之以爲布則莊子謂顏闔苴布之衣而自飯牛是田野農夫取其徽體不擇粗惡亦未嘗縗服之者而吉凶禮制以此爲斬衰之用則其餘皆不用唯枲麻則吉凶之布通用之不過升數多少及治纓治布之異耳正小功之牡麻絰麻而澡者也不言澡者于上章見互文也必見澡文于殤小功者据帶而言蓋大功以上言絰則包帶獨殤小功內有齊衰之下殤降在小功者而其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特見帶文又進之于絰上也絰既于此章見帶文又恐人疑于下殤小功之帶與大

功同則其麻之不湅亦當同之故特見湅文于帶上以
明湅麻治布始于小功雖下殤之不絕本者亦然至于
五服皆用牡麻則正小功仍從大功之例不言帶而帶
仍包于絰中不言湅而絰帶之皆湅可知也乃孔氏引
賀瑒之說謂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湅婦人帶牡
麻而絰湅不知殤小功所湅之麻即正小功之牡麻不
嘗唯是即緦冠湅纓其縷布俱治之麻又豈有二邪然
則自疏衰以下皆從牡麻絰之例而其升數多少及或
灰或湅之殊治縷治布之別經傳具在可攷而知也

緦麻傳注俱見前

襍記緦冠湅纓繰依注作湅　注云謂有事其布以為纓

按五服之例至緦而變何者斬衰之冠不灰疏衰之冠始灰而衰不灰以其不入大功之境也大功衰始于七升終于九升則皆灰治之布矣小功衰始于十升終于十二升則灰湅俱治之布矣然則豈非有事其布乎緦則反之不治其布而但治其縷是灰之湅之之法俱不用故禮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注云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據此則緦不加灰必錫衰而後灰之明緦之不治其布也不灰則亦不湅故下文緦冠湅纓謂緦不湅其冠但湅其纓注以有事其布釋之蓋謂緦之衰冠治縷不治布則灰之湅之之法俱不用纓而湅之明緦布

之俱治也緦布俱治則十五升不必抽其半而與朝服
無異矣夫大功小功皆有事其布者而緦以不治其布
故没其布之名而仍以麻終之抑亦所謂禮窮則變變
則反之者也

絞帶布帶例

斬章絞帶　注云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

傳曰絞帶者繩帶也

三年章布帶　杖章同　大功章同

按絰兼在首在要者言之故但言絰則男子重首婦人
重帶之義自見此絰杖之下别見絞帶之文者著其與
要絰之異耳蓋大功以上散帶三日成服而絞之及啟

殯之時則又散帶以見變凡此皆據要經以爲之節若象革帶之絞帶則有絞無散傳以繩帶釋之言其絞麻爲繩無散之節也苴爲麤貌故言首其內而見諸外若絞帶則著于要經之內不見諸外固不必一定用苴亦不必泥五分去一之例賈氏引雷氏說謂去要經五分之一以爲絞帶而破之云首經在首要經在要故須五分去一今絞帶象革帶與要經同在要一則無上下之差二則無麤細可象而云去要經五分之一爲帶失其義也然則絞帶與要經既不相蒙何以知其用苴之無異乎今且不具論但以疏衰之布纓布帶與此章之繩纓絞帶相爲對較不應疏衰之帶視其冠而斬獨異也

餘詳上冠纓例

絰左本右本例

士喪禮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牡麻絰右本在上　注云苴絰斬衰之絰也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于內而本陽也要絰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右本在上輕服本于陰而統于外

喪服斬章三年章傳同

按喪服疏以本爲麻根是也然其解注中重服統于內輕服統于外第順左陽右陰之義而解之至其麻本向下向上在左在右如何結束之法亦未詳也楊氏續通

辨誠朱子之說謂牡麻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據此則上下左右一反之而首絰可以類推古制已遠不可復攷下本在左例交之例證之喪服傳言左本在下右本在上注中裁內統外之說當是順上下觀之而左右則陰陽之象也右本在上據大功以上言之

絰有本無本例

服問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注云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

按有本即右本在上之本蓋大功以上留其麻之根本合糾之以爲經小功以下則去之故云斷本注云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據正小功言則小功之澡麻可知矣

五服之經有纓無纓例

殤大功章其長殤皆九月纓經中殤七月不纓經　注云經有纓者爲其重也大功以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經無纓也

大功章牡麻經纓

按經之繩纓布纓皆據冠而言不及經也正大功始見經纓之文于是先經起例而發其凡于殤大功章一以明大功以上之經有纓一以明殤大功之纓經不及七

月也成人無七月之服故舉其中殤而使之同于小功又以明中從上之例之小變者也鄭推中殤七月不纓經之例而知小功以下之經無纓又推正大功經纓之文而知舉大功者以包齊斬又以見有纓之經之止于大功也云以一條繩為之者如冠纓之例此擬首經而言傳言殤之經不樛垂此為要經擬要經之散垂者不可以纓名也

五服之帶散殺例

士喪禮小斂之節　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亦散帶垂

注云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

記三日絞垂注云成服日絞要帶之散垂者

既夕禮啟殯之節丈夫髽散帶垂　注云爲將啟變也

襍記大功以上散帶　注云小功緦輕初而絞之

殤大功章傳曰凡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　注云

不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

襍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注云

報猶合也澡其麻爲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

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按此皆據要絰而言著帶文者所以別于首絰也鄭云

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此斬衰絞帶與齊衰以

下之布帶皆著于要絰之內故喪服則著帶文而以絰

總其在首在要者以別之是散文則要兼絰稱對文則

帶與絰異此所謂帶皆據要絰不據絞帶布帶也注言男子之道文多變者對婦人之帶結本不散垂而言又男子小斂用麻自大功以上皆散其帶三日成服而絞之及將啟殯則又散帶如初喪時故以爲文多變也又男子之帶有變除故葬後卒哭變麻易葛婦人之帶不變故斬齊之受但變首絰不變要絰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少儀所謂葛絰而麻帶是也變首絰以葛而要絰仍服麻故云葛絰而麻帶凡此皆據齊斬言之若大功以下輕卒哭並變爲葛凡此皆男子文多變婦人質不變故鄭據而言之今推證五服要絰之異同斬衰用苴齊衰以下牡麻一也殺首絰五分去一二也初喪散帶成服絞之三也啟殯則又散其帶之垂者四也既

葬卒哭變麻服葛五也大功以上散帶小功緦麻初而絞之六也殤大功之帶散而不絞七也下殤小功仍合而糾之八也婦人之帶結本九也五十不散送注謂送葬不散麻如喪不備禮者兼初喪言之十也散絞之飾大畧具此其他別詳後卷變除例中

斬齊括髮及五服用免例

士喪禮小斂之節　卒斂徹帷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　注云髻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免者齊衰將祖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

交于額上卻繞紒也于房于室釋括髮宜于隱者

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注云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

按斬衰括髮齊衰雖爲母括髮自爲母外凡將齊衰者皆免士喪禮言衆主人免據凡齊衰而言非主人之兄弟其當主人括髮之時將齊衰者則免何者主人之括髮爲將袒也衆主人免則亦隨主人而袒故注言齊衰將袒以免代冠蓋本問喪之文問喪言冠至尊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彼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與此注言冠尤尊不以袒同義又其下注云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是免者以袒之故不得褻冠之尊故以免代

之然則小斂卒事主人于時著括髮而袒則將齊衰之衆主人亦著免而袒（士喪禮衆主人免不言袒互文也）大氐免之制略與括髮同但以麻則名之爲括髮以布則名之爲免亦男子之道文多變者若婦人則雖有麻髽布髽之異而斬齊之髽無異名也爲母輕于爲父則壹括髮而已又哭易之以免免則以布其又哭之節則孔氏正義云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卽堂下位哭踊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髺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俠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卽位主人拜賓卽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爲父于此時猶括髮若爲母于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爲母又哭而

免今按孔氏此疏最詳蓋參士喪禮及奔喪經注之文而得之蓋小斂括髮若是為父之斬衰則自襲絰之後至大斂不改故士喪禮大斂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注云袒大斂變也不言髮免括髮小斂以來自若矣如鄭此言是小斂括髮以及衆主人免者婦人髽者皆至大斂不改故喪大記說髦括髮疏家以為士既殯說髦于時更正其故括髮非更為之即本鄭注士喪禮小斂以來自若之語也若為母則又哭而免其又哭之節鄭蓋約奔喪之文而知之攷奔喪禮言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此如其在家之小斂卒事時也又云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襲免經于序東此如其在家拜賓後即位踊襲經之時也於此見免文省明易之以免即當此襲經之節故下文復申之云於又哭不括髮後文又云爲母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明奔母之喪無論及殯與不及殯皆不過入門哭時之壹括髮而已入門之哭初哭也襲經之哭又哭也初哭如其在家卒小斂之袒即士喪禮主人括髮袒祖則哭也又哭如其在家拜賓竟即位之踊袒也踊也皆據哭言故鄭以此約小記之文而知之也又證之喪大記云母之喪即位而免文承主人即位襲帶經踊之下即位者拜賓竟即其阼階下之位也于此之時若爲父喪襲經則仍著括髮不改爲母之喪則襲經時以免代之

故注云記異者言爲母之即位同于上文而襲絰之免
則異也襲絰既竟乃設小斂之奠故喪大記下文言乃
奠與士喪禮之次第悉合（士喪禮亦云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乃奠）然則
即位者即其阼階下之位故士喪禮注云即位踊東方
位其爲父哭之節明矣

又按斬衰之括髮即齊衰以下之免也免則以布括髮
則以麻麻者燒即經帶所用之苴麻而爲母括髮之麻
牡麻也苴爲斬衰之專服而括髮唯爲母僅壹用之至
于三日成服則雖斬衰有事亦與衆主人同免而不括
髮故既夕禮丈夫髽散帶垂注云爲將啟變也此互文
以相見耳下引喪服小記之文鄭意蓋謂言丈夫不言

婦人言婦人之髽不言丈夫之免此互文之例故引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言當此殯殯之節丈夫則免婦人則髽也士喪禮成服之後主人卜兆卜日皆著免絰而此言婦人之髽卽免之對文故知成服後雖斬衰亦有事則免不括髮也以此推校括髮者初喪之變服免者有事之變服初喪之變哭踊無數故主人括髮自小斂至大斂不改一時之免者髽者皆從主人及成服之後有事則免以示變雖斬衰亦然蓋免者因袒而設故問喪注云將袒先免明冠之不可以袒也然則非有事不袒則亦非有事不免明矣括髮在成服以前免則成服以後非有事不用故皆不列于五服之中而五世之親

之袒免者亦非有事不袒不免也詳後卷五世袒免例

婦人之髽凡三等例

士喪禮婦人髽于室　注云始死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于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喪服斬章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詳下文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

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注云別男女也

按婦人之髽與男子之免相對由婦人之笄與男子之冠相對也男子之免其重者爲括髮故喪服斬衰之髽鄭以男子之括髮況之末引喪服小記之文益言髽之同于免而括髮則免之重者實則三者皆一也雖男子之冠與婦人之笄對故始死二日小斂男子去冠將斬衰者代以括髮將齊衰者代以免是免爲不冠者之所服而括髮同也男子小斂去冠則婦人小斂亦去笄男子代以括髮與免則婦人將斬衰者用麻髽將齊衰者用布髽髽之名斬齊雖同而其用麻以對男子之括髮用布以對男子之免則一也此小斂以後未成服以前

之髽所謂去纚而髽者是也三日成服男子喪冠即斬衰六升疏衰七升之冠婦人喪笄斬衰箭笄齊衰惡笄或用榛或用榛維時斬齊之婦人著笄而去纚去纚則紒露鄭所云去纚而紒曰髽又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者是也唯成服之髽但去纚露紒而已不用布若男子有事當免之飾則婦人皆著布髽對之雖斬衰之婦人亦然男子成服後有事但免而不括髮則婦人但布髽不麻髽有事者如既夕丈夫髽之類凡此皆成服以後之髽記所謂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注云髽有著笄者是也若後既虞卒哭男子不免則婦人亦不布髽唯去纚露紒之髽終喪而除男子于時有受冠婦人布總之升數似之唯髽與笄不變其髽之著笄者

唯女子子卒哭歸夫家易以吉笄而折其首其他則斬之箭笄齊之惡笄皆與去纚露紒之髽終喪而除此又卒哭以後之髽喪服所謂箭笄髽衰三年小記所謂齊衰惡笄以終喪者是也凡此三等之髽散見于經記中可以理而董之矣

又按括髮免髽為小斂變服之始小斂者死之二日也鄭因追溯其始死之服云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雞斯即笄纚謂男子去冠而笄纚也故問喪親始死雞斯注云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是始死斬衰之男子去冠不去笄纚所以不去笄纚者以其時未括髮也（去纚則紒露于是始有括髮及髽也）齊衰素冠則齊衰之男子

不去冠所以不去冠者殺于斬衰又其時無免也（免以代冠）故始死不免則不去冠二日小斂斬衰之男子將括髮則去笄纚齊衰之男子將免則去冠此男子小斂變服之節之異于始死者鄭又因婦人小斂服髽而追溯其始死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蓋謂婦人之笄與男子之冠對斬衰之男子于時去冠則斬衰之婦人應去笄也齊衰之男子素冠則齊衰之婦人應骨笄也（骨笄與素冠相對男子不用吉冠則婦人不用吉笄）婦人所以去笄不去纚者以其時未髽也（髽者露紒之名纚以韜髮故露紒則必去其纚）齊衰之婦人于時未髽則笄纚皆不去但易以骨笄示變耳二日小斂斬齊之婦人將髽則皆去笄纚知者去纚露紒

始以髮名故鄭言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之象又奔喪注言去纚大紒曰髽是髽無不去纚者齊衰始死骨笄今亦去之者以前之骨笄與男子之素冠相對今男子免則去冠故知婦人之髽亦去笄也但斬齊婦人同去笄纚而斬衰之髽用麻齊衰之髽用布此其異耳此又婦人小斂之節之異于始死者也若夫成服之後則有去纚之髽無去笄之髽鄭君謂齊衰以上至笄猶髽者據成服之喪笄也自此至卒哭則當男子有事著免之節婦人以布髽對之雖斬衰亦然斬衰男子成服後亦免而不括髮至于卒哭之後則竝布髽不用而去纚露紒仍終其喪此又異于男子之免與帶之有除無變同

也然則大功以下有髽乎曰據鄭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則大功無成服之髽也然小斂大斂鄭兼括髮免髽言之則五服皆有免有髽矣故小記言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注云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閒雖有事不免如鄭此言緦小功之免唯在殯前則大功之有免可知也士喪禮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賈疏皆據五服言之則免髽之用通于大功以下唯成服之髽齊衰以上始有之此其異耳

婦人重帶例

士喪禮小斂之節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注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亦齊衰婦人斬衰

婦人亦首絰也

檀弓婦人不葛帶　注云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

卒哭變絰而已

按此皆記婦人要絰之異于男子者喪禮上文首絰要絰並舉又及齊衰以下之牡麻絰此畧之者重帶也不言首互上文也此小斂服麻之始也檀弓據葬後言言卒哭男子變麻服葛婦人則但變首絰不變帶故云不葛帶則仍服麻少儀所謂葛絰而麻帶是也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又賈疏喪服引此記作婦人帶惡笄以終喪據此則經文惡笄之上下必有帶字盖詳注義則帶字應在笄字下賈

疏所引則在孫字上然亦可見記文兼笄帶並言矣詳
阮氏校勘記此據齊衰故云終喪若斬衰則婦人之帶
練後而除故喪服三年之上但見笄文不見帶文也婦
人之帶結本則無散垂之飾餘詳變除例下

婦人布總升數例

斬章布總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　注云總束髮謂之
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
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

檀弓總八寸　注云齊衰之總八寸

按婦人之笄以對男子之冠而笄無升數可象故以總
之升數代之蓋冠與總皆首飾也以斬之六升推之則

齊衰冠七升以下其降正義之數不言可知也六寸以下傳畧之證以檀弓夫子之誨則齊衰之總以二寸爲差自此以下則不可攷矣其未成服以前則曾子問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然則其時婦人不去纚則素總去笄而齊衰又當素總骨笄也又推之小祥男子練冠大祥男子縞冠意者婦人之受畧同而縞總之用又當在大祥後矣餘詳變除例下

男子婦人杖例

斬章苴杖三年章削杖　杖章同

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

士喪禮三日成服杖大夫以上授杖日數及主人主婦以下之杖詳前大夫以上與同例

喪服小記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

問喪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按傳言童子不杖證之小記唯當室者杖謂當室之適子也又言婦人何以不杖亦據童子婦人故小記注謂許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爲鄭學者皆主此義具

許喪服斬章傳下疏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注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據下總笄髽衰皆成人喪服也而在室之女子又兼關童子婦人故杖文從略也母爲長子例杖則杖期一章同用例杖可知矣

五服喪屨例

斬章菅屨　傳曰菅屨者菅菲也　既夕記菅屨外納

三年章疏屨　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杖章同

不杖章麻屨者　注云此亦齊衰言其異于上

三月章注云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小功章注云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絇也

按斬衰之屨用菅疏衰三年及杖期之屨用藨蒯至不

杖精粗則若其麻屨之與麻屨即繩屨猶之冠纓之用繩及帶之用絞也小記不言與期同者以經文大功章不見屨文嫌大功不用繩屨而繩屨之止于疏衰三月也故注云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既夕屨外納者据菅屨言之注云納收餘也疏云謂收餘末向外爲之取醜惡不事飾故也据此則疏衰以下之屨內納矣吉屨無絇始死未成服之斬齊亦著之即凶之漸也無絇之屨周禮謂之散屨大祥服之即吉之漸也

小祥練服例

閒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

喪服四制期十三月而練冠此据三年之練故云十三月非爲母之練也

禮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　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縓爲飾明外除

按小祥之練服諸經皆據冠言檀弓云練衣乃據中衣言之故孔氏云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是不與練冠同例故檀弓不及冠也然則練之衣何以曰功衰也蓋爲衰既練始服七升之衰甫入大功之境而人功沽麤不可以言練必冠之八升漸入輕細始得有練之名故衰曰功衰不云練衣冠曰練冠不云功冠此其異也布之灰治始于七升練則稍細練即湅也說文糸部練字云湅繒也繒即帛也治布之法與湅絲湅帛同蓋灑漸

之法之以漸加細故八升之冠以此得名今以衰冠之升數言之爲父之冠六升爲既葬之衰之受然不入大功之境至母之冠七升始入之故得以沽功稱沽功之冠以爲既葬之衰之受故母之既葬得以功衰稱若爲父則既葬受冠七升斬衰既葬受衰六升冠七升始以爲既練之衰之受服故父之既練始得以功衰稱鄭君服問功衰注云爲父既練衰七升爲母既葬衰七升言其差之相似也母之既葬道于既練則自既葬之衰得以功稱則既練可知矣故鄭總釋于僕記功衰之下云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據父之受服爲主也其實母之既練受衰八升冠九升凡此皆在沽功七升之上又以冠尊之

故變文言練以爲小祥受服之節而功衰不變直至大祥除之而已然則冠曰練冠衰曰功衰其不可以練冠練衣比而同之明矣餘詳後卷變除例

大祥服縞例

閒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注云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

檀弓祥而縞　玉藻小記皆見上注

按大祥之縞身服麻衣則縞亦但據冠言之準此以推則小祥之練冠但以爲冠不以爲衣明矣練則練冠而

功衰祥則縞冠而麻衣猶自成服以來冠皆枝衰而差之與小功以下之卽衰卽冠者與此可見矣餘詳後卷

變除例